

文學津梁

六

文概

興化劉熙載融齋

六經文之範圍其大備其翼其備其大備其深博
無涯涘入涘乃文入環內者環內者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理之家有情理之理之家有情理之理之家
四家說目說見劉熙載四者盡其四者盡其四者盡其
文非經所統攝

概

之時有主主主有六經所取義已不嚴義已不能有
純無襍提提提揚子之品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

文概

興化劉熙載融齋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祇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槩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襍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

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叙事亦處處皆本此意左氏叙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為尚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

其衆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為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尚有許多元氣在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觭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嘽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

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叙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揮觀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氏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

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翦裁疎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

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為春秋尚讀之證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於公
羊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
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
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懇頌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為戴記中之至文
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
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
之耳

家語好處可即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
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
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
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詭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荊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

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鵲行云斗上換孤影一斗字形容鵲之奇變
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冲天
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
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
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来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

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况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

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志也為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為觀其深哉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

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
讀者疑為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
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情深其實情深中正復有
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間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
手脚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
游緩節緩宣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裏却儘有分數彼固自謂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

之

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元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鸞
鳩斥鴳是為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
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
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為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豫為此處
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為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為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詼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挽法國策是獨闢法左傳

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
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
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
於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槩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為質厚少為
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為莊子所宗本其辭之
詡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